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言行録卷六

安化縣知縣沈佳撰

陳真晟

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鎮海衛人

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儒業常至福州應試聞有司訪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静而務主於一静而主於一則静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于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葢意有善

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惡者退而聽命矣洛閩源流

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盖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禀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閩學宗傳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采程氏學制次采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

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説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儒林記

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已治人崇正教廸正學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叅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子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

考文為三等各有条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終不能推行其說走臨川就正康齋貸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卒年六十四五朝理學名臣傳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為文字之學有雜稿藏於家名存稿云

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為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學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漳南人物志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白沙與胡僉憲書

問汝登曰布衣謂真知則行在其中知行合一之旨已

萌芽於此矣聖學宗傳

莆田又有布衣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大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㢸稱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為人而德守道風人自難及弘治中尚書林俊薦閔以布衣入侍東宮報聞鄭端簡名臣記

閔家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

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為助其塟母歿致毀喪祭悉遵古禮

劉念臺曰陳剩夫先生謂大學誠意是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

何喬遠曰布衣不立門戶不開講堂卓然聖人之道躬修君子也

繼真晟之後漳人有蔡烈嘉靖中詔舉遺逸郡守以烈應詔以母老辭烈之言曰道固察天地端則始夫婦若屋漏無愧天地自位

周瑛

字梁石福建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仕至四川布政使

先生與白沙為友後見其學以專靜為功謂非聖人體用一貫之學其示學者曰瑛聞人心無外以為有外者

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有餘為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功程次第葢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盖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

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

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已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揺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為之此聖學之大畧也令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題嘉魚李氏義學記

隹按翠渠先生與張古城何椒丘諸人皆能循繩蹈矩一守朱子之學者是時風醇俗樸士求實學與後

世口譚東魯心援西竺者大異矣惜其行事無可考見然諷讀斯篇益深先民之懷也已

按先生題李氏義學記前序云承箕字世卿嘗取鄉第矣近游南海從陳白沙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如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纆束細縛欲撤去之白沙予友也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也二十年前日相往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瑩往往以其靜

觀天下之動竊以為古閑闢人也今世卿從白沙遊
不知其說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則吾當盡已之說
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云云
公久上春官不第益汎濫郡籍鉤深探賾與新會陳公
甫遊左賀克恭上下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為高舉成化
五年進士知廣德州陞南禮部郎中出為撫州知府調
知鎮遠考滿歸省弘治初王恕為吏部即家起四川參
政尋轉右布政使丁母憂服闋公上疏奏乞致仕給事

中楊廉吳世忠交薦其孝行吏部覆奏起用堅以引年乞致仕公知廣德時著祠山雜辨以戒民尚鬼著教民雜録令民塋祭循禮經毋或溺殺子女為即時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推明蔡氏邵氏學著字書管鑰以講六書守撫州興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自叙居官行已抑畏天命凡事有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者楊廉載公理學名臣録而為之賛曰諂鬼有辨訓民有録鄉有保伍庠有教育事多善政不一而足公心隆古人意未

叔越雪蜀曰或以迂目邵蔡之書塵滿簡牘志在旁通
求之頗篤
陳白沙曰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
恭詩云黄門仙客歸遠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
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尋守廣
德僕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有為益思周侯所以
處於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人盖未
知之也又詩曰溪石終為廣德州木蘭溪上水空流詩

中性昔三人共海上如今兩鳥因給事易爲清淨退山人真脫網羅愁如何皂莢不歸去應爲蒼生未肯休先生致仕年五十七自叙履歷以授諸子曰我他日即棄予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瑩我壺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其畧謂期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觀斯道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汨没仕途而初志始爲所奪云其他詩文有水雲稿金臺稿金陵桐川稿臨川稿若干卷藏于家初號蒙中子又號翠

渠後因以名其集

周孟中

字時可江西廬陵人成化己丑進士仕至廣西左布政使

成化乙酉領鄉薦江西學使李公齡興教白鹿洞書院聘以為師取程端蒙董銖所為學則併朱子洞學舊規嚴率諸生皆翕然知所向方來學甚衆

登進士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戊戌轉僉事提學福建

端士習培士氣一以教於白鹿者施之品藻進退付之
至公不為權勢所撓於宋諸儒祠墓徧加修葺再遷廣
西副提學使作興有道士咸嚮學弘治初歷轉廣東左
布政裁抑海舶中官使不得為商民厲民間昏嫁後期
喪葬不舉皆有禁俗為之變致仕卒年六十六
其學本於主敬窮理以朱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
近之故號畏齋以天性過剛恐褊急害道取西門豹佩
韋之意別號韋庵性至孝太安人晚病風痹寢興湯藥

躬視匆懈俸禄所入舉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平生砥礪名節為詩文必有關係發明不苟下筆有畏齋稿藏於家

丁璣

字玉夫鎮江丹徒人成化戊戌進士

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與陳白沙友善學者稱為易洞先生公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文長逾倍尊事之吳寬與為忘年交

陳白沙至京師公日接其講論久而嘆服益自刻勵成化二十年除夜星殞其明年元日星晝殞有聲公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出為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公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普安夷酋持酒贄入見請先飲酒示無毒公曰何不相信飲其酒却其贄夷酋感畏

終公世不專殺一人輸納供職

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為太宰雅重公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恕韙其言欲引為吏部竟為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鄰民為盜斷其舌斃之獄汚衊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

敢為欺耶內服闋倪文毅掌銓即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鄧潛谷理學傳

公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為政先風化而一以

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為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葢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公窮探力索渾融沖粹志之所向不息不歧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中庸語孟説及儀禮注未脫稾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林俊曰璣於聖學已造疆畛天假之年吳澄許衡不足多也桑樞蓬戶環堵蕭然弦歌屢空不知於古人何如耳

張　吉

字克修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布政使

公有美質少從學見諸生各治一經歎曰士當兼治五經盡購而讀之久之有得喟然曰道在是矣

公信古好義恥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為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騐之心直欲著於事為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判景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諸生一時知所向慕人以為匪有本不能也憲章類編

歷肇慶府同知作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書之座右時陳獻章講學公往還與之議論相孚都御史秦紘為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上疏代辯秦卒得白人服

其見義之勇
公常居無可喜可怒之事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楊廉列於理學傳贊曰五經四書深契奥妙呂陸是攻各箴其蔽廣東通志
公嘗謂禮大者有四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闕踈斟酌精詳行之於家鄉里化之平生食不兼味布衣屢澣綴勿易教諸子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曰學不讀五經遇事即窒充養深裕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知之

者信之必篤也老病日正衣冠危坐倦則假寐不以病故廢學所著理學論陸學訂疑古城集貞觀小斷行於世卒年六十八學者稱巽齋先生

初謫景東判官景東西南極邉土官陶世握郡章俗鄙戾公至官教其民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約無犯陶見公携圖書數卷而來欲為置姬侍不聽餽銀器不受遣子𥙿來學聞教即善事其父遇母忌即斷酒肉不御由是敬信之而夷俗亦漸以變公手録諸經日討論其中

作箴銘以自勵忘其身之居夷也理學傳
壬子進表闕下冢宰王公恕素知先生部見時待以殊
禮欲處以提學之職不果癸丑轉梧州知府梧為兩廣
鎮巡開府建節之地供應極繁民不樂土著至任百凡
節損且公榷鹽之利釐不均之徭于是梧民相率復業
暇日則躬課諸生為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知所誦法
尤嚴於丁祭廟樂延樂師呂應禎聚諸生習之庚申遷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其教士以射

則懸金爲的中者予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倣种世衡教射清澗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法所轄沿江山川盤互林木蒙翳賊多伏其中因扼要害縱斧斤以奪之時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剽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間斬獲甚衆西賊聞之亦皆自戢歷遷山東右布政使已已轉廣西左轄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録作陸學訂疑會名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阻降兩浙鹽運使量移參政癸酉遷貴州左布政

使未赴以疾告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早歲微偏於剛中年充養弘裕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云

邵寶

字國賢南直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

幼孤力學年十八問學於莊定山定山深器重之初知許州以禮讓為治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

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所自立正穎考叔墓改魏曹丕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宣於襄城裴晉公於郾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勸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荒九年幾無訟徵為戶部郎尚書周文端公劉忠宣公咸稱之凡歲杪會計及勾校京邊儲蓄鹽屯皆公區條具疏楊一清撰神道碑

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為教先行撿而後文藝黜浮崇雅士習丕變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

田定課程遠近向慕改建宗儒祠祀周程二子兼祔蔡沈以下十四人疏請特祀都昌陳澔又為永豐羅倫建一峯書院時寧府每有宴會賜儀皆固辭以所藏書畫索題詠亦盡卻之後宸濠敗有司勘理書札先生獨無片楮人服其先見

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公有清譽在江淮不事改革將校皆嚴憚之逆奄劉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論殺之示意俾劾熊公以平江功臣之後蒞漕未久無大失

拒不納瑾怒勒致仕熊得減死瑾誅起廵撫貴州遷户
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年向六十日就子舍問寢視膳
不以力代久之用大臣言官薦擢南京禮部尚書以母
病辭世宗繼統復申前命懇辭詔特與終養比服闋即
具疏乞休七上得允嘉靖丁亥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
保謚文莊

公初為許州有惠政以古行古文知名提學江西與諸
生講求聖賢諸儒要旨考校文藝甄别精當至今學者

猶稱之為求司徒母老疏乞歸養以孝聞暇則潛思著書開拓今古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内時有詆毁程朱者辭而闢之淳如也世宗實録

公之文其謹重精純葢得之宋其雄渾森嚴葢得諸唐其爾雅深厚葢得諸漢其近古葢得先秦至其諸篇每曰君子云云者則左氏葢爾也而公乃自附焉浦瑾撰文集序

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夫不

願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絶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德則敬之久而勿衰一時儒碩並以天下士稱之張愷撰行狀

公孝親收族奬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曰格子簡端録二書廵撫吴廷舉上於朝

又有漕政舉要録容春堂前後别續四集左鐫諸書行於世其春秋名臣傳春秋節解容問燬於火

羅整庵曰邵國賢簡端録近始見之於文義多所發明

性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春秋論斷其辭尤確獨未知盡合聖人之意否也然其博而不雜如此可敬也夫困知記

公所著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為文章好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益欲進於古人以幾於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

公督學江西李西涯贈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宜嚴

肅教宜寬公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寶善類編

蔡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國子監祭酒

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講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

初為祠祭主事三原王公恕稔其學行奏改為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公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

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
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内之憂靜疆埸之警又薦引名士
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怨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
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公詣喬新强之出喬
新即疏捄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内艱服除竟復禮
部乞改南陞南吏部文選郎中又乞告
正德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藩臬官
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賀宸

濠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公曰公乃不能作詩公對臣平生於人無私蓋詩與私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宸濠素憾林俊譏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遂決意引疾致仕

公飭躬勵行動準古人謂虛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也始則虛以入之終則虛以出之故以虛名齋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新日改

而月以化作密箴以自儆有曰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名臣録

公因彗見疏時政以弭天變言通賄李廣者尚在朝班是紀綱廢弛故士風日壞甚至宦官廝養宅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而錙銖取民者多充債將之家轉運權倖之門民力詘兵力弱尚忍言哉今欲救之必先正心用人下部知之言行畧

公明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色和外簡而内辯與之論天下事治俗隆汚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不磨

三原王公問公令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公言是固有由上所以養之者本末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昇平而售之急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以此雖有異質者

亦不能成異才王公曰然

逆瑾專政時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公已卒矣林見素曰介夫之不為龜山亦幸矣名臣錄

公田不滿百畝四子分之尚不能比周餘夫有菓園在晉江學宮傍無射圃遂捐焉昔范文正捐宅基為蘇州府學公義與文正同

先生凝重端永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畧初友甯友貞孫九峯師事何椒丘既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信

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見素碑

介夫早歲辟立已有聞於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於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盖學識操履如吾介夫者絶不多見也楊月湖集

佳按先生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以翼考亭守先人之軌範啓我後學厥功最鉅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傳其學者則同邑陳琛故言易者皆推晉江云

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某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令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顔淵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見貧之外又有所當念者爾虛齋集

公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

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
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
措
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一
介不取士當然耳一介不與未易言也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
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
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

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温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
言也
欲為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編緊要書枝葉徒繁根幹萎
空勞皓首作畀儒
格天之功興於袵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勸君莫著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
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温公律
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兒童

張淨峯岳箴引曰虛齋先生學問葢已造於精微矣其修身自簡之功又嚴切如此箴凡五十條某最愛此一條往年守合浦嘗大書於屏出入觀省夫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之知識而後不為也若小人則直謂可以欺人而無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之為禍尤烈自古挾術欺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械翕張居之不疑久

則沿習成風人亦莫之怪矣洪水猛獸之灾何以異

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切而豫防也

與黄德馨書曰涉世甚難畜德宜豫静之一字更須於

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静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

虚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静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嚣之

意惟念個虚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

面條路原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

静亦須虚方是静本色不然形静而心騖於外或入於

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里之府惟虚則無障碍學問工夫大抵只是去其障碍而已

先生提學江西乞休與孫九峯交書曰某自辛酉歲至今家食有肉不過一味又能喫白飯白湯時引二子同食令其可耐貧是故決意求退虚齋集

文莊以南吏部里居陸御史偁聘為山東考試官公曰京朝官有行非王命不可以疾力辭寶善録

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

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斯益儒林中之傑出者困知記

先生曰天地萬物本吾同體自夫人牿於有我而慢易驕放之心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絶而為二惟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其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今學者試思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皆礙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

內故也蒙引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造化之機緘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德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乃為信於人天之助人為善也至快至周畧無毫髮之或悭天之報人為惡也亦至信至密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遠計之自見

公寢疾門人以粥進却曰吾欲自潔清卒萬歴中賜謚文莊贈禮部侍郎

其學祖六經宗四書以宋四儒為嫡派平生精力盡用於蒙引二書闡精發藴繭絲牛毛莫喻也亦時發獨見

學子請益所至坐恒滿易義趣深到四方學宗師之曰虛齋說也不敢變時人為之語曰欲易明問蔡清上俱鄧潛谷理學傳

鄧元錫曰余治蔡虛齋易四子蒙引書於章句註義可謂墨守矣乃其撰密箴自省括歛歛焉豈孟子所謂詳說反約者歟夫都國盛時卿大夫安安於先行質言如此

先生為南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

父殁人謂孝感所致先生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之仕宦之入屢空而不暇自計儒林記

何喬遠曰虛齋身自力學而教人恒循舉業以入曰不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其言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卧榻

旁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成弘間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為獨得云

陳琛

字思獻福建晉江人正德丁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

先生資稟朗邁閉門獨學不茍同於人師事虛齋蔡先

生其為學先得大旨宏濶流轉初若不由階序而其工夫細密意味悠長遠非一經專門之士所能企及

授南户部主事督稅淮安嚴革私弊弛厲征之禁人稱便焉廵漕欲有所干撓公曰正額不虧而多取羸餘以為功吾不忍為也其人愧屈

調考功吏部以母老乞歸養戊子廷臣屢薦徵用辭又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尋改江西皆力辭

始虛齋先生以深徽踐履之學教人及門者能得其言語者有矣未必得其精徽或能傳其精徽之意而於反躬履踐又未必能如其所言至出處去就大節其能悉合於義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 並張淨峯岳撰墓志

紫峰孝友天性造詣深醇飭躬砥行慕義彊仁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户而有實學其高風遠韻殆將翺翔千仞之表 張岳撰祭文

先生題靜庵詩曰大道自圓融稍偏便作病仰看鳥雲

飛俯察魚川泳俯仰物何多一一關吾性即事厭紛紜

實棄天之命達人握其機靜中觀動定

蔡文莊初見公大加賞異語人曰吾嘗以清源紫帽屹峙南北孕靈毓秀當有名世之士出乎其間陳子其人矣陳紫峯傳

先生乞終養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問即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間靜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向背或逌然發笑

或謂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其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間與農夫野叟譚叙風俗舊故桑麻節候為樂發為詩歌往往自在脫灑超乎浮壒之外其論是非得失侃侃不阿與人交藹然可親愈久而愈不可厭所著四書淺説易理通典亦皆推明朱子之説學者宗之文集若干卷傳於學者誌銘

初正德丁丑會試將揭曉考官尹編修襄持一卷語主考靳公以為造詣精深出舉業蹊徑之外宜置首選靳

公曰信然必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為此比折號乃虛齋弟子紫峰陳先生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諸考官皆服尹公為知人而先生聲譽愈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理學者必曰陳紫峰張淨峰稱曰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詣洞觀貫於本原鐘鼎非豊菽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屈伸閩學宗傳

王慎中曰嗚呼士敝于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牿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苶焉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

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知融釋羣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于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塲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子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

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禀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為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觧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益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倀倀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

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没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獘可也嗚呼可謂盛矣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界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葢為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懐之爵禄由其大以推其細則

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楹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岨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滞談彼各自為話言先生觀感取倡點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懐之爵禄又烏

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毁譽而舒心緈形以遊于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户部謹於利邀不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為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

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不必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傳

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于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顓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

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先生也與

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峯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内巨工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榮顯事功為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

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

傳　王遵巖慎中撰

紫峰先生曰造化清靈粹美之氣始發西北而漸盛於東南如水之行自高而下大江以南之地荆楚吳越高於甌閩而廣南百粵又處吾閩越之下故自廣以來閩中人物之盛比江浙為差緩而廣之人物則迨今日而始駸駸入閩昔士謂南士不可作相信然則范文正李忠定張曲江諸賢皆宜屏居閩散而大儒如周濂溪朱

晦庵真西山輩亦皆不堪經綸調爕之任乎何地無賢惟賢則皆可用岐南北而二之者不知元氣潛移默轉槩執秦漢以前之風氣論吾江南人也然博學寡要多文少實本根微而枝葉盛邇來南方之士大抵居多蓋氣之所至鍾為英雄豪杰或不得已焉而時出其道德才能之餘以成文章豪傑相望挺生而文章之美亦不容以一二數膾炙當時煇煌後世中才之士得於見聞竊其餘而遺其本慕其華采絢爛之可以彷彿而不知

其無本之不可以傳加以科舉掄選此外無復他途故鄉里子弟稍供筆硯即軒然老大視其父兄師長若不足為恭而有司之無識者又從而驚以為奇而進寵之以盛滿其浮氣而玷累其成材其或資之近道才之可用而木訥焉不能以文自見則皆尋常視之無一為之出者此風俗之所以不淳而時士之有益于用若布帛菽粟之可以禦寒濟飢者亦甚寡益教之失道作之無術舉南北而皆病也豈特南方為然余每静思竊嘆謂

或得國之柄決不可顓用程文設科宜責有司以實德異才之薦計其所薦之真偽多寡以當績之有無而為之黜陟漢唐以來時人文士間或有善飾躬有功及物則為選録其詩文之美者而廣行之浮侈如司馬長卿失節如楊子雲阿比如柳子厚偏執已見流毒生民如王介甫凡若此輩悉取其書火之勿傳使天下後世知空言無實之不可恃而人不皆尚言末俗其有瘳乎

贈經軒還從化教諭序

趙逯

字子重東平人

少力學苦勵舉鄉試講易於蔡祭酒清蔡治朱子易有精詣得逯大說之盡出所明於是蔡易北行東平矣母喪毀瘁執禮後試禮部不利棄去不復就林居二十年探造化生斂之賾驗倫紀貫綜之實核古今迂合之變考藝文興衰之故充然自得發為文蔚如也逯博覽多通尤好性理家言在本朝獨好薛氏録曰三日不讀心

過滋矣州太守聘修州志黜仙釋崇義烈他無徵實者不録或槖金帛有請太息曰吾容有邪德耶此物奚宜至哉少議論踔厲好面折人過晚更和粹不以巳長格人所交皆一世士與少傅槀城石公珤最厚善石當國不通問崔子曰山東古聖人鄉士蹈道而遺聲利固性成者哉明書

王宣

晉江人

受業蔡清之門擬鄉科初試不第遂以養親為志終身不復應舉為人廓落豪邁俯視一世仰觀千古精研前聖之遺洞貫百家之旨意欲伐前人之蕪穢揭六籍於日星林希元稱其高明之資不淪於鄙汚自得之學不滯於章句絶俗之行不混于塵俗而薦之朝何喬遠儒林記

林希元

字茂貞福建同安人正德丁丑進士仕至廣東按察僉事

授南大理評事世廟登極上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親正人用舊臣清言路急交修持久大而朝廷大政在息内臣機務罷其鎮守上嘉納之其後天下鎮守内臣悉罷世廟中興美政公啟之也

遷寺正與堂官陳琳執議刑獄降泗州判泗大饑發内帑賑濟公悉心推行有嘯聚九百人單車往諭皆解散適巡按御史待公稍倨公即棄官歸後方公獻夫霍公韜薦之起為寺正陞廣東按察僉事奏屯鹽欵要及荒

政叢言上可之通行天下改督學政申明勅諭卧碑刊
學約以教士署按察篆劇冦王基作亂率兵指授方畧
討平之
特簡南大理寺丞上王政疏為目二十有一自守令農
桑以訖理財用人皆切當世之務三載改北
嘉靖十三年大同軍叛殺主帥閉城門公上疏請誅之
以正國法而朝議從撫定居一年遼東兵又告變窘辱
巡撫吕經公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為姑息以故悍

卒咸生輕侮一有觸發攘臂而動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施囚縛是無朝廷也聞差去官校亦復被繫本兵大臣因循不振致其益驕此不忠之大者疏入

上責公狂妄謫知欽州欽接壤安南民俗雜夷公拊循之會上有征安南之命公熟究其國中虛實人情向背慨然以興復祖宗已棄疆土為己責六上疏而大臣為

國家圖安請第受其款然斯凛等四峒故欽州地夷久據以公故納還隸廣東按察僉事備兵海北甫期疲困

頓蘊竟坐安南用兵事拾遺罷官

佳按談兵固儒者事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慮出萬全慎之至也次崖雅好事功一知州六上疏以此罷官非不幸也

公讀書刻苦研理釋文束髮以来即慨然志當世一人仕路執其所學用之經濟直以唐虞三代可追太祖開天治國之謨必可循其書縷縷愛君念民而不知君相一時未易以舊章泥者跡其陪推特簡嚮用有機即循

默不言可致尊位而公竟伸其志再謫不悔晚叅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已見曰更正大學經傳定本并所著四書易經二存疑上之朝且乞敕禮部改正頒行奉旨削籍為民然至今存疑二書學者尊尚不廢閩學宗傳

佳按乞禮部頒行所著書大失古人傳經之旨幾於妄矣

公上新政八要疏一曰務正學以隆治道臣惟天下之

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太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致時雍風動之本也彼有是乎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何事耳二帝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只在日用所常行者耳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

正得失之鑑求之儒臣講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實求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為得失之多寡所求不同其要歸於精之一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灑落以閑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本之毋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游

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吾之治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回視漢唐宋之粗治小康不足言矣臣觀後世人主莫不知學為美事人臣亦莫不以學勸其君未有見稱如成王之學有緝熙於光明者何哉一則天資不美一則立志不堅故心雖知好之而力不足以副也陛下有冠古絕倫之資雖成王有所不及但未知聖志之堅否何如耳有陛下之天資而又堅其志由是勉勉循循而致堯舜禹湯也不難矣

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户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救養輕重繫囚急寛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

楊廉

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

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為吳與弼高弟公漸濡其學蔚為儒者初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户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隐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歷等學莫不究論會嘗後湖黄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户部許之公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

為謀遠矣閱日懸長軍民戶籍無敢紊亂誠後湖為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脫軍作民且紛然衆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疏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南兵科給事中陞南光禄少卿書

張天謨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屛入賀千秋
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宫僚
日與游處庶可得傅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太僕少
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為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廉
恥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通政七年
陞順天府尹手書公移簿曰爾不居常病州縣取民無
制不恤民隱每羨周恂如韓永熙立法之善令日當局
試看何如在事獘病罷行俾私屛息皆前尹所未為者

十年陞南禮部侍郎上書言太祖太宗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太廟之祭宜行古春禴之禮聞車駕將南廵上言廵狩之典唯唐虞可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皇召博浪之擊隋煬起厥突之謀皇明祖訓謂帝王居處當常懐警備内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元英宗遇夜被害為左右太遠聖祖防患周密一至於此何况躍三軍列七萃馳驅於千萬里之途者哉及駕幸邸有旨令百官戎服以朝公奏請如常朝

儀更請謁大廟
嘉靖初元陞南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
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歸且賜勅
諭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委任方殷乞休甚力其歸
頤順神保和茂躋壽考著書樂道潤色太平公感激泣
下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諡文恪公留心伊
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
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為人清約嚴重就之

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於世

公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為的凡詞說之出於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行尊遂為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不以為私恨也羅整菴撰文集序

先生家世豐城自其尊人永州太守得豫章理學之傳

至先生益昌大遂擬危科讀中秘書拜官清要論事侃侃無所規回一時推重以為得體逮遷秩太僕出典文衡職業彌勵中外屬望先生方且恬然自居如韋布時未甞少置有無于其間公餘輒肆於學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故其所作冲淡簡遠而理道自寓焉豈規規于世俗欣然自榮其為文而欲以誇示於人者哉月湖集

公之學門户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昻漢唐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徐咸名臣録續集

先生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勿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淆衆理之殽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二夫子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並遺論

先生復余子積論理氣書有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真足以發明其不相離者彭汝實序

先生自賛給事中小像畧云長猶工科舉之文久乃知

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遲所愧乎修於已者既不免于鈌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於設施自今以往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庶幾也

公學問可擬古醇儒事業可擬古名臣德性可擬古君子長者求之當世鮮有比論 吳東湖序

聖學澌盡儒響中絕贅說紛紛道術為裂公如橫渠出入諸家粵有冥會歛實于華歸我紫陽遵信不惑精思力行恍然有得醇深之學堅定之守直卿正傳季通老

文皇明理學文清最真遠追旁紹我公其人穆穆道容優優官績暮景伊甜收斂以寂林見素祭文

我明受命世道俱升康齋敬齋理學以鳴公之生也適此嘉會涵養玩索駸駸美大德性既融問學擴充勳業所及天下𢢽幪梓溪集

先生之學遠宗孔孟近法程朱厭棄詞章講求義理益將反求諸身而遂措之家國天下庶幾聖賢之學與道其在今者猶在昔也壯已彈冠老方解組棲棲于世汲

汲于時非不欲行其學而莫或由已焉於是綴輯簡編離合章句凡程朱及先正格言靡不殫心竭力採索不遺先生之志亦可悲夫余子積祐祭文

所著有劄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卷月湖文集六十卷所述有伊雒淵源録新增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啟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明名臣言行録等書其皇明理學名臣録論明儒者多宗之

王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南京户部尚書佐之子自幼端重有執舉進士除禮部主事值憲宗勿豫禮部循故事舉齋醮乃言於部尚書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宫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則可時不能用土魯番貢獅子公謂宜卻之尚書耿裕用其稿具奏得允歴郎

中尚書倪岳因災異疏弊政用所條四事曰懲斥邪慝禁給度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後度僧不止公具疏爭侃侃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旨下減度僧數人謂其有回天之力弘治丁巳京城風霾逾旬疏陳修德弭災之道乞納忠言罷左道齋醮中使傳奉等事孝廟遂下詔求直言復代部堂條奏二十三事時中官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公獨上疏請斬之以弭災變人為危之上知其名不之罪廣怒數伺過失是

年冬聖駕郊天省牲回詃以駕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陜州比至問民疾苦興除惟恐後有兄弟因爭訟則買甕遺之於是兄弟感愧引咎歸好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折太山廟以給學田禮賢講學政聲畢舉

為陜西提學副使教學者讀書自小學近思録始次及諸經史建樓於正學書院廣收載籍以資誦覽分設四科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取人首名節次文辭斥貪殘奬正直禁止僧道師巫邪術尚嚴威不姑息士

始不堪而終服其公所引進皆知名士雍大記

何景明曰予至關中見達菴近山敔湖渼陂頌說戴公之德康馬呂段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即三公時所就士雖先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彰矣

擢國子祭酒以十有七條約束諸生時逆瑾嵩橫惡其一無所餽欲搆以禍竟無所得養病歸尋改南通政未上起為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以便宜行事敵畏不敢輕入

家素貧先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疏請鳳之所居在和順之虎谷因以為號初筮仕即清忠效官特立不懼居京師日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獨與虛齋為同年而師事之時謂人情所難

為學一宗程朱嘗曰一息不敬便與天地不相似故居無情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又嘗題楊震四知詩云若教暮夜無金饋方信先生待物誠吕涇野每喜讀之以為

得務本之意所著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諸書行於世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廉靖過晉溪剛方過白巖也

虎谷早逝可惜可惜使得立朝其視汲黯何媿哉楊月湖復喬白巖書

蔡元偉

字伯瞻福建晉江人嘉靖辛夘鄉薦仕至撫州同

知

總丱受學有孝弟稱後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非聖賢書不觀非孝弟之志不存領鄉薦不謁有司力耕為養既就羅田學諭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用節愛為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録伊洛淵源録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不釋手曰非曰忘之誠慮心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期

以自警耳

尋陞撫州同知有惠政署樂安崇仁邑篆讞獄禦賊咸有方畧丁外艱歸以泉中倭棘慕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

公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致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檢點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歷自識名考德録而自序曰吾之考德有二一則時常省克而時

識之以自稽其理欲分數之多少一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有開即便劄記以驗器識之高下淺深以為進德之助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寘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賴天之靈幸有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歷嘗變故每自歎所遭之窮而此志終顛撲不破晚年閒静之中玩味益咏行以不息之功加以未死之年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合於人必有合於天則所謂不知不慍之地或可幾萬一

焉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明儒言行録卷六